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八

徽宗

重和元年九月（案四史朔閏考九月係庚辰朔）丙戌大學辟雍各差通內經莊子列子二人爲博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并云道德經此當脫去畢氏續通鑑內經下亦有道德經三字陳氏通鑑政和三年閏正月立道學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

庚寅須御注老子刻石神霄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刻石二字原誤倒今据十朝綱要改正十朝綱要又云尋以御注道德經等人道藏文獻通考卷百十一經籍考云老子道德經二卷晁氏曰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塗者三十八字其閒徽宗御注最異諸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能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

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者故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
明以喪禮處之其不同如此又云御注老子二
卷晁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鄭居中親草未詳

壬寅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林靈素

金門羽客通元沖妙先生視中奉大夫張虛白（案中奉畢通鑑誤作見奉）特授本品眞官免視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係辛丑日詔畢通鑑亦係壬寅）蔡條鐵圍山叢談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士者必錫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隔之以爲外飾或被異寵又得金牌焉及後金人之變覃酋長皆佩金銀牌爲兵號始悟前兆何不祥也朱弁曲洧舊閒政和以後黃冠寵褒盛眷待隆寵出入禁掖無敢譏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覩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于酒曰某事後當然己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閒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

上出青城見虛白爲其背曰汝前日所言皆應于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

陛下愛護聖躬

既往不足咎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辛巳大饗明堂案政和七年四月丙子九月庚子禮制局奏可考九朝備要云去茲己行是夏詔日自令每歲季秋親祠明堂如孟月朝獻禮與三年當郊之歲行明堂之禮十朔綱要四月己卯亦載是詔宋史藝文志明堂大饗視朔須布政儀範敕令格式一部注云宣和初卷七令按當繫垂和非宣和也又通考卷七十四郊社考政和七年明堂成自司請頒常祀朔聽朝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移于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陳情乃從之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日古者朔必告廟示不敢專請視朔聽朔必先奏告以見繼述之意二曰古者天子負扆南鄉以朝諸侯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令御明堂正南鄉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其閏月則居門三日南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請稽焉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使有司奉而行之四日月令以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之日以古者天子十月于明堂受新厤退而頒之郡國五曰古者以歲負扆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卑焉位請自元正冬至及朝會並御明堂遣使依賓禮番國各隨其方立于四門之外六曰古者以明

堂爲布政之宮自今若有御札手詔並請先于明堂
宣示然後榜之廟堂頒之天下七日赦書德音舊制
宣于文德殿自令請非御權肆赦並請于明堂宣讀
九月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爲始其月皇帝御明堂于
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八年戊戌歲運麻敷于天下
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寅自内殿出員宸坐于明堂
大晨樂作百官朝于堂下大臣陛階進呈所頒布時
令左右丞一員詑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
丞乃下授頒政官頒政官受而讀之詰出閤門奏禮
畢皇帝降御座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重和元年九
月辛卯大享明堂併祀五帝初禮部尙書許光凝等
言月令季秋大享帝説者謂徧祭五帝也曲禮大享
不問卜説者謂祭五帝于明堂奠適卜也周官大宰
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説者謂祀五帝于四郊及明
堂而王安石以謂五帝者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惟
其爲五精之君故分位于五室惟其爲昊天之佐故
與享于明堂自神宗下詔推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
從祀羣神陛下肇新宏規季秋大享位五帝于其室
既無以禰槃配之嫌止祀五帝又撫羣神從祀之饗
則神宗黜六天于前陛下正五室于後其揆一也從
之乃詔從祀五帝禮制局言祀天神于冬至祀地示
于夏至乃有常日無所事卜季秋大享帝以先王配
則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禮不卜常祀而卜其日蓋月
有上辛次辛諜及卜筮所以極殿恭之意也請明堂

以吉辛爲正詔每歲季秋大享親祀明堂罷有司攝事又詔明堂近在宮城秋享賣薦時事行之久遠宜稀祠嚴其每歲季秋親祀如孟月朝獻禮更不差五使儀仗等自是迄宣和末歲行親享之禮云陳經通鑑載政和七年六月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陳晉國公辭不受詔月令季秋大饗親祠明堂如孟月朝獻禮罷有司攝事九月有事于明堂教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領朔布政隔月不載是年大饗明堂事辭應旂畢沉通獲僕載四月己即詔又云以太上混元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爲眞元節

閏九月案四史朔閏考閏九月庚戌朔己未通直郎管勾棣州韓君丈人觀劉棟爲守靜先生視中大夫棣不受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乙亥給事中趙野奏乞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本州官兼充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三云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眞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丙子尚書省言已降御筆處分道徒升貢三歲大比許

欄鄰就殿試欲令禮部依文士給號祇候唱名案祇候原某赦
候令據十朝編要改正初入仕並補志士道職已上取旨並賜禓
服高者依文士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九朝編年備要政和六年置道學重和元
年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
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禍葆就試宣和二年罷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上詔日自頃應事大臣以
爲可行朕采諸民多不謂便如栒白地與禁陸貨響
方田增酒價取酺息河北加折氣米東南水災皆揞
兗苛削可郎日罷之案十朝綢要係閏九月王子御
筆宋史本紀九月壬午罷不係閏月事九朝編年備
要亦係之閣月又云初鄭居中置講畫經費局使戶
部向書高伸推行之諸路有鐵房廊爲浮造釐履覆
宫地者則會其丈尺令輸護謂之白地錢又族酒價
取醋息及權場等事給事中吳敏駁之以爲白地錢
同異于德宗之税開架至是上詔云云又宋史食貨
志重和初罷講畫經費有司議句收白地禁權鐵
貨方田增稅権貼增償局收階息河北添折稅米等
俄處騷擾悉罷之併焚量條約文獻通考卷十七征
權考止齋陳氏日敢柏其年十二月十一日諸路
依山東酒債升添二文五分入無領上供起發則政
和添酒錢也崇甯二年知璉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

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其無害公賣
乃卿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先是元和初臣僚請罷
權醋而戶部以為本無禁文命加約東至紹聖二年
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用度之餘悉歸之常平以待
他用及是景允有請
故令常平司計之
又蔡京以鹽法商有未盡請改袋制且許所過指其
稅袋制既與昔不同必使更買新鈔方帶給舊鈔號
對帶法亦曰對搭指俾既出一日開人新者三十餘
萬縉上大駭而後知對搭之利也不一二歲必復為
之商人每鬻鈔行略淵則貯積以待收法謂之趁新
鈔自是鹽商大固案千朝網要閏允月內寅復行東
北末鹽法罷解鹽舊法九朝編年備要云行鹽鈔對
帶法時國用日廣而經費多卿給于權貨務先是鄭
居中再相與童貫相表冀主解鹽欲以實陝西而擅
其利故居中為罷東北鹽而利入頓竊至是上悟乃
詔昨有司言解鹽使于貞海故用之而商販無利邊
糴不行其復利末鹽子是蔡京私語人曰我作鹽法
尚未盡也上郁之詢其所未盡者京請改袋製云云
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兩路稅鹽與鈔鹽並行故商
旅不通可並行鈔鹽許客人任便通販通考卷十六
征權考租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于解
池積錢于在京權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之
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

稚患無岡貨故極利于得鈔經請鹽予解池舊制通
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
給與但輸頭于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
織盛至爲艮法崇甯閒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
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
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
禁加密犯法被罪者眾民閒負鹽雜以效土解池天
產美利乃與糞壞俱積矣大緊常使見行之法售給
不通氣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哀循
環者已積買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駛
輸錢凡三輸始覆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
乾沒數十萬劵一夕廢棄朔爲豪商夕償流丐有赴
水投緩而死者時有幾伯努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
委信之專主權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舊
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其後伯努年除歲
遷官通議大夫徽獻閣待制既而黨附王額京惡而
黜之伯努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算請
率勳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昧
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努方爲蔡京所
倚信建言劄廷所以開闢利補馳走商買不頃號令
億萬之錢幅湊而董至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之
州術然有餘則隨鹽之入可謂厚矣須年鹽法未有
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
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

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令日之納乃常及四
五萬買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
者處州是也有一洲倉而容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
奏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己及四十萬貫
雖專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
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宜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
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惟遙至於此于時御府用
度日齎課入欲豐中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
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蔭並處植坐徽
至於鹽袋鹺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邀罪
法上下程督加屬七年乃降御筆昨改鹽法立賞至
重抑配者眾計以數及嬰孩廣數下遠駞畜使良民
受弊比屋愁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近
制改奉新鈔蓋帝意未嘗不欲審法定令寶濟斯民
有司不能將明帝恩故比較己罷而後用鈔劃既免
而後行鹽囊增饒而後此一囊之價裁寫十一千既
又復爲三十三千矣民力因以擾匱盜駁滋焉又云
徽宗時加兩浙之鹽多有變更自蔡京乘政廢轉搬
倉之法使商貫入納於官自此寫鈔鹽法請鈔於京
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坦引限以時日各適所適
之地遠近以爲差蔡京專利陶民所以鹽法數日一
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
皆不用所以商貫折閱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鹽
之變緣徽廟剏兩水不常圖塹不密守者護棄不到

爲外水參雜雨水不常外水瀰滿流入解池不復成鹽此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興徭役盡車出外水斷可再復此是解鹽之一變也〔又〕大內火爇五千餘間時天大雨而火益熾上是夜微宿於外〔案〕九朝編年備要云大火自甲夜達曉爇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藏焚死者甚多時天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徹宿於外然事秘不可得知宋史五行志薛應旂通鑑係之九月陳畢通鑑係之八月〔又〕錄周後除封崇義公外以其長世世爲宣義郎〔案〕東都事略丙子詔曰昔我藝祖受禪于周嘉祐中擇柴氏一人封崇義公而三恪之封不及禮蓋未盡除崇義公依舊外擇柴氏最長見存者爲周恭帝後以其世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以示繼絕之仁爲國三恪

十月〔案〕宋史本紀薛氏通鑑十月己卯朔太白晝見壬辰資政殿學士知陳州陳洵仁〔案〕畢氏通鑑作鄧洵仁奏本州學係籍學生止有九十一人而一兩月間士之勸誘入道學及內外舍生願換道徒者將與儒士等委是本州州學教授當職官推行有

方提舉學事置司在本州遵承詔旨同共叶力奉行州學內舍生宋瑀願換道學內舍生本人係故翰林學士宋祁之孫已兩預貢舉行藝淸修自來留心道學舊有撰到道論十篇乃近撰神霄玉淸萬壽宮雅一篇案原脫壽字今據宋史畢通鑑諸書補入謹具繳奏呈御筆宋瑀特與志士仍許赴將來殿試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選舉志亦載宋瑀頌道學事云由是長倖以下受賞有差趙與時賓退錄卷一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讐丹經靈篇刪修注釋每遇初七日升座室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此脈延禮所作盡素傳也周煇淸波雜志卷上當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監藉靈素既墜座首詔太學博士王俊乂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爲師友豈有擁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巡而罷王海陵人歷等隸分符而終近萬元亭典鄉郡雖載姓名于國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困學紀聞卷二十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科受籙李綱傳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原註宣政問道敎

與行至有號爲女冥者當時以爲先兆宋史王俊義傳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之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
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實錄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篤
將臨親推悉司成以俊義及曹偉詔應詔俊美辭焉人日
此顯仕捷遜也不可失俊義日使辭不獲命至彼亦不
拜倘見困辱則以死鑑之逮至講所去御權睦步內侍
呼姓名系再俊義但望帳致敬不肯出矢呼曹偉偉罔
首俊義目之亦不出餓罷皆爲之罹俊義處之怙然

庚子御筆道徒止許道士及無妻人入學充道士服本

服餘服轉帶幅巾其襴𧝓指揮勿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癸卯上御寶籙宮傳度玉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紀事
本末卷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冬十月上
御實籙宮度玉清神霄祕錄會者入百人凡天人降臨
事叢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及爲大會靈素講
經據高座上爲設幄其側靈素所言無殊絕者雜以滑
稽牒詔上下爲大閣笑莫有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倖
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
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
萬人一會治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衣幅巾以赴
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畢通鑑青
衣作青布一飫作一飽而襯作及襯宋史食貨志上崇

富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顧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三年又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願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爲圖置籍瘞人並深三尺毋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歷以書所治瘞人歲終考其數爲殿最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有卹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襴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造仍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顧人乳養仍聽宮觀寺院養爲童行宣和二年詔居養安濟漏澤可參考元豈舊法裁立中制應居養之日給稅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減半安濟坊錢米依居養法醫藥如舊制漏澤園除葬埋依見行條法外應貧給若齋醮等事悉罷陳桱通鑑載政和七年二月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絶者時時雜以捷給嘲詼以資媟笑莫有君臣

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
然逵之而又載重和元年九月帝如上清寶籙宮度玉
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
數十萬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貧下之人多買
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
會是則去年已有千道會而此書只載于是年者或亦
約舉而言之耳且彼云九月與此云十月不合末知執
是辭應旂通鑑俱是月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
等陳氏畢氏又云有殿侍晨校籍
援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戊申承議郎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條勒停紀事本末

卷百三十一原注蔡條訴神文節文曰臣舉家兄弟諸
姪皆投名請援神霄秘籙獨臣不雖受於是九重始大
怒因遣梁師成諭旨戒臣不許接見賓客鳴呼事既擘
射謀既盡露臣亦決卯得罪矣一日臣兄來宣論臣父
將通延福宮江蹈微闘闔門跨城為復道飛橋人賜箭
自此往來無開君臣相悉時已大毀民居數千家如荒
野矣臣不務績憲亟夜草書力爭臣父愕然賣愛借臣
衡不肯出臣兄伺知及鄭昂洩臣語因下開封府捕繫
昂盡搜索其簽詞然獨無有於昂遂柳須編管安州臣
始勒往朝參不許接見賓客又降御筆謂臣狂妾不循
分守時落職而怒終不解臣父因賞稿內宴丐入中禁
獨拜怨於太上之前臣遂得不死始議賜新州俄而置

諸光州臣父以爲出則必陰殺之因持之久乃俾臣父上章特勒停令侍養遇有臨幸則出避耳案原本在十一月令考十一月己酉朔無戊申此必原本誤也十朝綱要條之十月戊申畢氏通鑑同令據以故附十月蓋戊申則三十日也又原注投名請受受課授臣兒來宣論宣課軍徽闕闕門作出闈闕門怒終不解解作故賞橋內宴橋作梏始譏毀新州始作姑今俱從畢氏訂正之畢通鑑考異引此注而辨之云今按蔡條之勒停史不著其所以據條自言如此恐其闈有文過之辭然宋史蔡攸傳云攸以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則此事爲其兄所媒孽理或然也

十一月己酉案各本史書俱係十一月己酉朔改元御筆道流入官自一命以上至親品中大夫宜正名辨禮以爲交遷之格而交階近列有館閣之聯亦宜放此定制以待瓌瑋高妙不次拔擢之人今以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同文臣案臣字原缺據九朝備要補入中大夫至迪功郎爲道階以侍晨案原誤養爲待制以受經同修撰至直閣爲道職道階以年勞遷授道

職如文臣隨官帶職之制不限常格授惟其人無則闕之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九朝編年備要政和四年置道階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晨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晨同待制校籍同修撰校經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籙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蔭如命官法

丙辰中大夫通真達靈元妙先生林靈素為沖和殿侍晨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傳稱林靈素出入呵引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忌其相軌毒之死郭彖睽車志云宣和閒林靈素希世寵倖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倏起趨階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清上眞也有頃果中宮至靈素再拜殿下繼又曰神霄臬夫人來已而果有貴嬪繼至者靈素曰在僊班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揖而坐俄忽睥視嘻曰是閒何乃有妖魅氣耶時露臺妓李師師者出入宮禁言訖而師師至靈素怒目壞訣亟起取御爐火箸逐而擊之內侍救護得免靈素曰若殺此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誅上笑而不從

丁卯茂德帝姬下嫁蔡鞗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鞗原誤條今訂正畢氏通鑑云

父宗講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允

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事翟栖筠奏王安石參附古今篆隸而爲之說此造道之指南而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纖悉委曲咸有不易之體世之學者知究其義而至於形畫則或略而不講從俗就簡轉易偏旁傳習既殊漸失本眞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肉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有不辨而今書者乃一之若此者不可勝舉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字之正形甚可歎也云云願詔儒臣重加條定去其訛謬存其至當一以王安石字說爲正分次部類號爲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太學官集眾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實錄有此但削去以王安石字說爲正等語殊失事實今取初草元奏稍增入之纂通考

引晁公武讀書志字說二十卷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
年閒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
而元祐中言者指其糅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
禁絕之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
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
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
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旨出於自然非人
私智所能爲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
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
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
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
大之能爲而許眘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
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
缺已久眘所記不其又多舛而以予之從隨考之宜有
所不合雖然庸訓非天之將與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
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
矣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爲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學主義
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略別之以爲六書而謂之小
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遂未易盡道又更篆
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愼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
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
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況所謂小學之
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折爲三四文
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隅然起而交詆誠不

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丁丑御筆先王服制方圓俯仰大小形色悉有彖法自周之衰禮文殘闕無復制度因時從容寖以胡服施于朝廷稽古驗今適追先志不可不革可令禮制局先自冠服討論以聞適今之宜倣古之意當力行之以革千歲之習其見服韡先次廢罷改用履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東都事略丙子日詔宋史輿服志五亦載此詔不繫月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朔改元大赦案十朝綱要十一月己酉朔旦冬至大赦是歲改元三朝北盟會編宋史本紀薛氏畢氏通鑑俱作己酉朔改元惟陳通鑑失載其事通考卷二百八十四彖緯考以為是年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如李大

又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謗士效忠而憸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官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

者臣謂啟燕雲之役興時唇亡齒寒狼子野心必伺吾險而逞其所欲矣時謂其首沮大義請置諸法上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與補承務郎案三朝北盟會編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戊申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乞寢燕雲等事書曰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草澤臣安堯臣謹昧死裁書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覲商高宗嘗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歎息以爲天下萬幾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察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開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賢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嫉於宴安之域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而不當朕不加罪於是齊詬之士冒昧自竭感致愚忠而儉人欲杜塞言將稱弄威柄乃營說陛下加以誣訕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久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怨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爲諱國者官寺事命交結權倖其倡北伐之議思所以曩乃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習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以前車爲戒陛下復何賴焉臣竊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者也臣螻蟻之微自頃至墮

不足以齎陛下之斧鉞儌使上胃天威必罰無赦臣
雖死無悔何俾而不言哉顧畢其說以獻焉臣鬪戶
阿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
天下有外懼無內憂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
必來服無道未必不來聖人以一身寄於巍巍之上
安而爲泰山危而焉累明安危之機不在於夷伙之
服版去求也則有天下國家害必固本以釋末末嘗
竭內以事外難羈縻制禦之不失徒使氐中國之藩
羅耳曷嘗與之謀大事圖大功俾憂生平內也昔王
郁說貝丹人塞以牽晉兵定人皆以爲後患可不鑒
哉占者夷伙變在內不在外外憂之忠吾能固本以
釋未將賢而虜情即剪滅其患不及中原泰山之安
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調幾海
內虛耗累明之危指用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
恥之內發而不爲之懼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
而無變甚可懼也陛下亦慮之平厭今天下之勢危
如累明柰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南委任姦臣竭
生靈之齎血欲奉獷胡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聖德
此倍北所同憂也且天生北伙謂之犬戎投骨於地
猶然而爭犬之常地令乃搖尾乞憐非異吾也益邊
虓之上未有可乘之隙痕于野心安得不蓄其貌而
伺吾隙以遲其所大欲耶將見四夷交侵雖有習者
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續六世之餘烈既併六國
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蕃籬

部匈奴七百餘里其意非以衞邊地而救民死乃貪刊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彊盛務恢封略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并起始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內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蹙陳宣帝續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敗江左日遷力屈財竭旋為隋氏所滅隋煬帝負其富彊之資志逞無厭之欲須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斂百端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滅國唐太宗定海內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疲勞難未至於禍敗然不免有中材庸主之議明皇開元之際宇內讓加邊將邀寵競圖戢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幽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窮兵貪地好功勤遠罔守持盤之道不斷勞民之弊執苦周宣中興儉欲篤害追至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敵中國怨遠夷也故享閫日久詩人訴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几有不便幟弛以利民與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約人盜邊令備守不發兵深人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請漢詐日承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買捐之之義棄珠崖之陋後世

以爲美談東漢建武中人衆俗阜藏宮馬武請珍何
奴報日舍近謀遠者勞而撫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
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保其有者安貪人有者
發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源者平歷
觀前世雖征討殊類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
事有成敗然壽囊四表庸夷兆姓未嘗不由好大喜
功禍內事外者也昔人謂國雖大好戰必亡故聖人
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內諸侯而外
夷狄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通贊皆
不同種類乖殊習俗詭異居於絶域之外山河之表
崎軀川谷險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威政教
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塞內以事外故也
樊噲嘗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
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制
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陳
湯誅郅支匡衡劾其矯制而顯命郝靈荃斬默啜與
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終不脈賞抑有出矣是故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乃
聖王制禦夷狄之常道也在昔東胡避李牧北虜慄
郅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哉此四人者皆明習兩
忠信寶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遠疆故能威震四
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或有
僥倖一時爲國生事輿造邊釁邦憲具在夫何患云

我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總熊羆之眾當時
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而州
之殘寇豈勇力智慧不足哉蓋二州之地犬我所必
爭者不忍使吾亦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
帝擅淵之役以旬奴大舉來寇不得己而與戰既戰
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邊巡引兵下退蓋亦欲
凶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興陛而思祖宗積
德之懇監歷代君臣之失杜塞邊險務守景德舊好
顚逆忠義智勇之人如孫都者使守夷塞而嚴軍高
壘毋戰閑闕旆險苟戈而守無險豈快乘闇何除
窺我中國上門安宗廟下以生叢也不趨欺臣前
所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陛遂者此臣臣覬自古國
家之敗末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君終之心非不鄧
其然而因循信任宦者斷而馭故終至委靡類歐
傾覆神器不可支吾而後己大此曹手執帝侮口
銜天憲明臣下之死生禍禍在出入臥內靡間朝
夕巧於將迎則君心爲之密移隆以高爵分以學
謀加之以信任貪其戚禍之權哉我宋開基太祖
皇帝鑒前世之弊務行劉削品供奉過二十人
徒使供門戶掃除之役寶元後員數階祿廩既從
優咸平中洛苑使秦翰雷有終後王之亂之而
有功授以思州刺史自後劉保因等初纖毫史功
咸敢僥倖之心乃攀援前史遂皆遂領綠制史議
者否之體以明道制命出於幹惟威福於宦寺料

封墨敕授之匪人委用漸大茲風一易先朝之典制
畫廢當時臺諫以死爭之期必行而後己今乃不然
宮寺之數不知其幾但見履金施紫充滿朝廷慮富
貴之極忘分守之嚴專總威權決議中禁蔽九重之
聰明擅四海之生殺懷諂訣之心曲娟營求者則舉
而登用勵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則旋見排斥以致
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府弟羅列大部覩族布滿丹陛
南金和寶冰納務穀之積富倖天于嬉媛侍見歌韋
舞女之玩僭擬後宮徇馬飾彤交上木被緹肅更相
援引同惡相濟一日再賜一月累封爵位極矣田園
廣矣金綢益矣奴娉官矣揞紳士大夫書出其門矣
非役向時捩廷示苍之職閣臁房闕之任也皇綱何
由而振肌是以賢才崇膚志士窮棲莫此爲甚昔人
謂宦者專而國命危艮有以也臣布衣賤士無官守
言賁不敢織悉條具上漬聖聰請以誤閥之大者童
貫而論之岸謹按貫起自卑徹本無智謀陛下付以
兵柄俾掌典機密自出師陝右己爾歲譔專以欺君
尚上爲心爐立城告妄奏邊捷以爲己功汲引孥小
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竊責官爵超躐除授
素亂典常有自遜調不由薦舉而改京株者有自行
伍不用資格而得防圖者有放逐田里不應甄敘而
擢登清禁者有訐儒爲姦債不知書而任以蘭省者
或陵德鮮禮不通世務徒以家累億金望塵擁拜公
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或億養驕侍勢不知

古今徒以門高閭閱擒尾乞憐僥倖請託而立登要
津者紛紛接踵一時鮮廉寡恥之人爭相慕悅侵溢
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後兵法戰士躬冒矢石傷有
金帛之賜死有褒賜之榮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傷
戰之卒秋毫無所得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賞罰不
明兵氣委靡凱還未久書品己崇庖人厥卒掃門執
願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山
西勁卒貫盡遐為親兵實自肅也方戰代之際能兵
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意果安在
此天下所共臧而陛下恬然不顧也貫為將牌毋得
內帑金帛以濟軍需悉充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償
於為縣依勢作威倚法肆貪暴賦横斂民不堪命將
士州之解體貫方且意氣洋洋自為得計兇燄悖然
臺諫之臣閒有剛毅不回之士愛君憂國一言議及
則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言而敢歸怨陛下矣今者
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誘燕人李良嗣以為
謀主倡北伐之議經營既久國用廣之乃始方田
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
奠居加之以錢饉迫之以重飲其勢必黑以自全陛
下苟能速革其弊則亦子濟血不為此曹涸也今天
下之民被茲毒囊久矣其貧至矣養生送死不足之
底亦深矣昔人謂刻核太至者必有不肯之心憲之
臣愚深恐無恆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退
不肖之心其忠有至於不可禦者況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民積怨氣天心潤焉非朝廷福也劉賛謂自古臣者預軍致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其言載之青吏雖愚夫莫之或非陛下儻優游不斷異時禍稔蕭牆姦生幃帳追悔何及伏願陛下歸天日之明塞陰邪之路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其除之役使安其分可也史臣亦謂臣者亂人之國惟源深於女禍陛下何苦暱之此臣愚所不識也恭陛下以社櫻爲心生靈爲念思禍患於未萌之機其所當戒更其所當斷自宸喪決而行之無恤論之紛紛天下幸甚前所謂臣寺權重則皇不振者此也臣一介華世食陛下蘇沐浴陛邪膏澤久矣當此之時各隱情臣言諱身輕吐綱直上觸天威非不知出而禍從而危戮蓋狂紀綱之壞哀生靈不變亂將起社將聞忠憤痛徽有不能自己者陛下能赦之臣讒唐貞所時有上封事者或不事皇歌之加謗黜幾觀公諫曰古者立謗木其己過封其乎木之鄭乎陛下思聞得失當其所陳言是乎爲朝遺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咎勞遣之臣惓惓非廷陛之勞遣願陛下帝陳摭其而行之使望諫下君不獨專美於前于之至願惟陛下納之鳴呼犯顔逆鱗者人盡忠廣覽聽者聖人之盛德臣之所以自愛者忠矣陛下所以慮臣宜如何焉賑少錢天誅庶開忠讜之路永保無窮之基尚或不

容身首異處取笑士類亦臣所不恤也臣無任昧死俯伏聽命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謹言九月一十九日戊午聖旨將安堯臣書送尚書省眾議以閏十一月十三日辛酉亥堯臣上書頒有可採除承務郎是日御批云比緣大臣諫議攸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既陳歷代興衰之跡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忍寘之與刑議加爵賞敘論未允朕獨何私契勸安堯臣崇寧四年己留許用安惇遺表恩澤奏補因安惇責降遂寢不行令惇雖未復舊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遺表恩罷令吏部檢元狀先次補堯臣尚書吏部恭奉御筆比緣大臣云云至補堯臣本部尋檢到崇寧四年七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故特進安惇妻清河郡夫人張氏陳乞補堯臣狀詳覆遣依御筆施行故追復正奉大夫安惇追表恩澤與親姪堯臣文貧右擬補承務郎惇廣安軍人在哲宗朝爲樞密使主上即位之初其子郊嘗指斥乘與有不欲立上之語後爲族人所告敕令合州根治既得其實郊乃棄市惇去十官至是復正奉大夫玉照新志云此疏爲王處厚之姪孫堯臣上

十二月案宋史本紀十朝綱要倶云十二月戊寅朔復京西錢監己卯詔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無稽據宜復舊名圜象徵調閣仍

舊狂人指王仔昔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又卷百二十八原注仔昔始寓蔡京第後居上清寶籙宮己而宮人有爲道士亦居寶籙宮者以齋疑似事發因逐仔昔于賊外東太一宮因之仔昔性傲上初待以客禮故仔昔覲官閣若奴僕又欲使尋道士皆師己及林靈素出仔昔寵達褻嵗乃使道士孫宦告仔昔不遜語下開封府獄死附仔昔者宦官馮浩尤力此據蔡條史補及叢談將入條謂仔昔死在政和七年接宣和元年十二月二日乃復九鼎舊名指仔昔爲在人則仔昔誅死當在重和元年今因復鼎名附見其事）

庚辰禮制局奏詔易韡爲履履有絇繶純綦（案純原誤紙今據宋史通考訂正）

請倣古制皆隨服之色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輿服志五載禮制局奏履有絇繶純綦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爲之其絇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詔以明年正旦改用）

丙申御筆莊周列禦寇所著書與太上眞經並行方之孔門不在孟軻楊雄下其令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司議所以褒顯之設像並配太上祠（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庚子，禮制局奏履，隨其服色，而武臣服色一等，當議差別。詔文武大臣以上具四飾，朝請郎、武功郎以下去繶，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去繶純。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案宋史輿服志五亦載此條，不繫月日，又云當時議者以鞾不當用之中國，實啟釋氏之漸云。

壬寅，御製明堂頒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御筆道士[illegible]格褐衣。

銀木紫衣者，木或槐木；師號以上象牙。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丁未，推修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實竄名參詳，與轉一秩焉。此據岳珂桯史卷五補入　案桯史云趙良嗣既來降，頻自言能文，閒以詩篇進，益隆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又云後既坐誅，其所自爲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觀，議燬無收拾者。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置裕民局。案宋史本紀

十朝綱要俱係己丑日。九朝編年備要云：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言科斂折變支用坐倉之爲害民故也。仍設五事，命蔡京提舉，處仁爲詳定官。于是用事者恐其過有裁損，不悅之矣。時京復行夾錫錢于中州，處仁言錫錢但可行于關陝耳。京怨其不附己，欲去

之風

侍御史張僕劾處仁罷出知楊州而局亦尋罷宋史徐處仁傳處仁書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抵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請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楊州未發以疾奉祠歸南都又考十朝綱要罷裕民局在宣和元年正月辛亥日

又女眞阿骨打稱帝女眞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女眞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郎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大志楊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打稱帝以其國產金故號大金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遣使備袞冕冊爲東懷皇帝案九朝編年備要又云朴勸阿骨打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爲自此可無患矣請許之天祚迭遣使備袞冕之服冊阿骨打爲東懷皇帝阿骨打召楊朴孛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酋爲請乃解杖人笞百餘尋遣還要其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剿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眞事蕭奉先攜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格契丹國志曰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眞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八　新昌陳　譔輯注

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
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闢國受譯先求大國封冊
三朝北盟會編曰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
祕書郎說阿骨打曰匠者與人規拒不能使人必巧
師者人之僕蘊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師旅當變
家爲國圖霸天下謀萬乘之國非千乘不能比者諸
部兵眾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繫
新顯大王冊帝號封諸蕃傳徽鬱應千里而定東接
海隔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遼國之民建萬世之
鑑基興帝王之社穆行之有疑稱如發矢大王如何
阿骨打大悅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上阿骨打
尊號爲皇帝國號大金以水名阿赤阻爲國號阿赤
祖女眞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稱遼
人以遼水名國也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字以王爲
姓以旻爲名金太祖實錄日太祖先爲完顏部人以
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續歲爲國號顏鐵雖堅終
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爲珍實自今本國可號大金畢
通鑑載是年正月金楊朴言自古英雄闕國或受譯
必先求大國封卌金主遂遺使如遼丁亥遼遣耶律
努克等如金議和以蕭奉先等言許之可以冊兵故
也考累云案金史太祖紀不書遺使求封冊益
醜其事而陰之也今據遼史天詐紀修入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九

徽宗

宣和元年[案宋朝事實以是年爲重和二年三朝北盟會編以三月丁未改元前爲重和二年改元後爲宣和元年]正月[案宋史本紀云正月戊申朔日下有五色雲四史朔閏考朔日同]乙卯手詔應寺院屋宇田產常住一切如舊永不改革有敢議者以違御筆論其服飾其名稱其禮其言並改從中國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之號[案士上原脫大字今據續通鑑九朝備要薛應旂元通鑑補入畢]僧稱德士寺爲宮院爲觀卽住持之人爲知宮觀事不廢其教不害其禮而已言念四方萬里之遙其徒之衆不悉茲意可令每路監司一員聽其事郡守僚佐召集播告咸使知之[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

無徽又以寺爲宮院爲觀尋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明年詔復舊

御筆天下僧尼已改宮觀其銅鈸銅像塔等按先天紀鈸乃黃帝戰蚩尤之兵器胡人之凶具中國自不合用可通行天下應僧尼寺院并士庶之家于逐路已改宮觀監司處限十日送納不得隱匿毀棄類聚斤重具數奏聞紀事本末卷同上（案）銅鈸銅像據庚申日詔作鐃鈸佛像通考經籍考神仙家先天記三十六卷晁氏曰皇朝王欽若集聖祖趙諱郎軒轅皇帝也故欽若奉詔編次傳記黃帝事迹上之賜名先天紀御製序冠其首

御筆僧已降詔改爲德士所有僧錄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錄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隸屬道德院蔡攸通行提舉天下州府僧正司可並爲德士司紀事本末卷同上（案）困學紀聞卷二十北齊文宣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爲德士其相反如此趙與時賓退錄上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

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鬭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逐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開寶寺前令衆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費袞梁谿漫志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上表乞人道其籍有習變夷之風敎忘父母之髮脩僊得同心而向道便更合掌而筆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籙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宋史程振傳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賜碍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日逆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它日爲徽宗道之徽宗寵頗欲去健美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歲輩方大興宮家懼不得肆罔議家令楊焉以爲將輔大于宰非崇徽宗震怒執焉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陳極蔀懸旂通鑑俱云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慼請於帝云云又宋史紀宣和二年九月復德士爲僧

丁巳女眞李善慶散都勃達入國門館於寶相院〔案散都北盟會編作小散多都騎〕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議事補善慶

修武郎散都從義郎勃達秉義郎給全俸居十餘日遣朝議大夫直祕閣趙有開武義大夫馬政忠翊郎王瓌(案北盟會編作忠訓郎畢通鑑亦作忠翊郎)充使副齎詔書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案北盟會編三月十八日甲子事)瓌師中子也初議報阿骨打議(案下議字九朝備要畢沅通鑑俱作儀是也此當誤)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女眞之酋(案酋原誤首據續通鑑九朝備要北盟會編畢通鑑改)止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恨不得臣屬何必過爲尊崇止用詔書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所擇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而有開死會河北奏得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女眞爲東懷王(案東懷王北盟會編作東懷國王續資治通鑑九朝備要作東懷皇帝)且妄言女眞常祈契丹修好詐以其表聞乃詔馬政等

勿行止差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續宋
編年資治通鑑女眞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
諸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趙
有開馬政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趙良嗣
欲用國書而有開曰女眞之酋止節度使用詔足矣有
開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眞爲東
懷皇帝矣乃詔政勿行止造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
送善慶等歸呼慶至阿骨打軍前阿骨打責以中繳留
半年始遣歸語之曰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脩拾
汝歸兒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
也汪藥謀夏錄楊朴既爲女眞建號因說日自古英犨
閑國須受譚或求大國封冊天慶八年入月阿骨打遂
遣人契丹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
大金二也玉轄三也衰覓四也玉刻御前之賣五也以
兒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
萬匹兩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路九也送還
女眞阿骨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議蕭奉先等
喜以爲自此無患遂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泥烈翰林
學士楊勉充冊封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鄭
王甫充慶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提充管押盧物使將作
少監陽立忠充讀冊使備天子衮覓玉冊金印車轄法
駕之屬冊女眞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冊文曰朕對天
地之閗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咸在統臨一日萬

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
鑾三月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
怒日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四其使不報薛應旂宋元通
尚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己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
爲國王骨打留之遼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爲兄弟國及
人黃龍府五十餘州宴遁中京天祚儀遣使立阿骨打
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宋共皓松漠紀聞女眞乘勝
譜奉先揣其意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彼和議遂己
今秋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眞事
輅御寶我自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郎己能從我
習泥烈楊立忠回云冊文圖我我不能曉徽號國號玉
使副欲勝斬之粘卒諸商爲謝乃解人答百餘三月遣
兄之意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
泥烈歸易其文契月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
非美意彤矢象略亦諸侯事渠村二宇意尤輕侮命習
稱小邦懷其德之義又無策爲兄之文如遙芬多識皆
裔高隨等雜駁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制東懷圖乃書
明而己餘悉從之十二月至金國阿骨打召楊朴高慶
敎只式乎於休以大聖大明犯阿保樸號故爲至聖至
敦友睦地列豐聽惟信可以待人惟寬可以興物戒只
絶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哉嗚呼義
父之緒碧雲袞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籍疇不推於
扶餘之俗士濱巨浸材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祖
幾敢忘重任宵衣爲事嗣服宅心眷惟肅愼之圖實介

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與中府三路州以親王公主騎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與中府所屬州郡滅歲幣之數且日必以兒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遼使遼主從之凡七遺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讀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見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訴輕侮乃復使贊讀如癥責其冊亦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己未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併入乙卯

日詔畢通鑑同困學紀聞卷二十祥符中以聖祖名改元武爲眞武元楞爲眞楞崇文總目謂太元經日太眞經若迎眞奉眞崇眞之類在祠宮香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爲女眞遂爲亂華之兆

庚申詔已降旨揮鐃鈸佛像等限十日納官可除鐃鈸依已降旨揮佛像並存留依所錫敕號添用冠服徧行天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辛酉御筆德士冠並依道流見戴諸色冠樣止不飾日

月星辰除有官職者許服皁襆紫道服執牙笏餘已有紫衣人並紫道服褐衣改銀褐道服皆木笏並稱姓氏舊有師號者仍舊在京自三月一日依此外州軍候指揮到日限一季改易（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御筆寺院已改爲宮觀諸陵佛寺改爲明眞宮臣庶墳寺改兩字下用黃籙院自合設禮合掌和南不審並改作擎拳稽首賜天尊服仍改塑菩薩羅漢並改道服冠簪佛封大覺金仙文殊菩薩封安惠文靜大士普賢菩薩封安樂妙靜大士泗洲大聖封巨濟大士雙林傅大士封應化大士（案傅元誤傳）初祖達摩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慧大士三祖封善明大士四祖封靈大士（案靈大士恐有脫誤）五祖封靜心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永嘉速覺封全德大士經文合改佛

稱金仙菩薩稱仙人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伽稱修菩銅像不納並許改塑僧已降詔爲德士所有寺院撥放試經進疏度牒並改作披戴爲德士紀事本末卷同上案宋史王衣傳夤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費袞梁谿漫志一長老道行甚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答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爲游戲耳時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頭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憐憫復令加我舊冠巾舊說螟蛉逢蜾蠃異時蝌蚪夢莊周世間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卻自由德士舊儔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衲子紛紛儀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辦盤叙釘形華異還我從前一邑金小年曾著書生帽老大當舊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政和間林靈素主張道教建議以僧爲德士使加冠巾其意以釋氏爲出其下耳臨川饒德操時棄儒爲僧作德士頭四首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意取問霽師詩云閒攜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故以名庵又以自號陳瑩中有詩寄之曰舊時饒措大今日璧頭陀

爲問安心法

譯僧較幾何

乙丑改湟州爲樂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案】湟州屬秦鳳路舊邊州城宋史地理志云大觀三年加湟州爲嚮德軍節度宣和元年改樂州文獻通考宋朝事實並同樂州畢氏通鑑作湟州

戊辰尚書省言改易佛菩薩羅漢等像及經文旨揮乞權且展限詔改易止爲令後又申明行下尋詔別聽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壬申御筆羅漢已改爲無漏和尚猶未加封爵可封比應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三政和八年御筆羅漢已改爲無漏和尚未加封爵可封作應眞

【補】宋編年資治通鑑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是秋還以其事奏聞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眞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上閱之不樂【案】太平治迹統類元年六月高麗來求醫上命擇二醫往歲餘方遣歸九朝編年備要後三年遣使往聘欲促其共舉高麗

雖恭順終不得其要領而歸

又以余深爲太宰王黼少宰初上訪大臣以取遼之策鄭居中鄧洵武皆以爲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左司倪濤且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安士不習戰軍儲又屈無輕議論以爲後患論怒曰左司敢且軍耶家王黼除少宰制曰北辰居所而衆星拱道蓄尚於無爲明主好要而百事詳術異先於論相天實生於頒輔世方賴於員儒用酌師虞延登挨常肆即治廷之大宣宇詔號之嚴具官某直諒而梓夷闕深而博遠學通千蔵而會歸於道德之要議造處敵而動合於理義之方讞論明謨允矣佐王之略窮文大策傑然述古之英國之光輔予有疏附頭自左綱之峻丞升右省之崇敕天之命惟時發益聲同實之助役志於享無爽侮聿多藝采之動豈推衆賢相而物和茲乃百姓足而君足三台之階兩翔晴當齊色之占南山之石嚴嚴爰屬秉鈞之望惟裕貴粥若時登庸其蓬相予無以易汝俾陟宰司之重兼章政本之繁慈官超彝典之常賜位躁文階之冠申加多邑併衍眞裡於哉尹易賢得而克享天心高宗得說而咸仰朕德相輿之妙於今可師劃書垂告戒之言有嘉謀則順於外而史述彌綸之用持衆美以效之君故四方其訓以無鼓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往賚予翼式副民聽

東都事略本紀丁巳日余深太宰兼門下侍郎王黼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宋史本紀係之戊午日十朝綱要同畢氏通鑑從之考異云編錄作丁巳今從宋史表又考三朝北盟會編載政和八年四月太宰鄭居中奏乞守盟誓罷遣女眞人使事又於朝堂責蔡京曰朝廷欲遣使入女眞軍前議事夾攻大遼出自李良嗣欲快已意公爲首台國之元老不守兩國盟約輙造事端誠非廟算且在昔章聖皇帝與大遼昭聖立誓至今幾二百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雖漢唐和戎未有我宋之策也公何以遽興此舉且兵者不祥之器勢不獲已即可暫用昔景德中遼人舉國來寇眞宗用宰相寇準之策親征從遣使議和自此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九年及慶曆中契丹聚兵境上以求割南地爲名仁宗用富弼報聘增幣觀眞宗仁宗意不欲動兵恐害生靈堅守誓約至今一百七十四年四方無虞今若導主上棄約復燕恐天怒夷怒切年熟慮無遺後悔事繫宗廟豈可輕議又況用兵之道勝負不常苟或必勝則府庫乏於犒賞編戶困於供役蠹國害民莫過此也脫或不勝則患害不測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疋兩故有此意居中曰歲幣五十萬疋兩比之漢世和單于歲尚給一億九十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則今與之幣未爲失策又後漢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用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和後復經七年用八十萬億且前古帝王豈忍

中國之富塡於盧山之壑委於狼望之北哉蓋聖人
重惜民生之本也載在史策非妄言也京曰上意已
決豈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使
之未知公異日何如也遂作色而起又載知樞密院
事鄭洵武上書乞守信罷兵保境息民引鄭洵武家
傳曰時上意感動欲興師蔡京謀復燕京洵武屢折
之而蔡京密欲於上不令洵武預議洵武乃約童貫
到樞密院具以利害曉之貫反說洵武曰樞密在上
前且承當取商量也商量得十來年裏不要相拗官
家上方有意相公如此說話恐爲他人所奪語已而
笑洵武知京貫之意遂請間曰力陳宗社之計請以
上意令京條對又上奏曰雍熙中嘗有此舉是時曹
彬出河北潘美出河東趙普在南陽聞之上疏切諫
彬美卒無功而還因出趙普疏本與曹潘傳進讀曰
陛下審思今日議政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孰如
彬美甲兵精練孰如國初以太宗之神武趙普之謀
略彬美之爲將百戰百勝征伐四方而獨於燕雲乃
爾況在今日何可輕議且百年盟誓一朝棄之何以
令吾民告敵國乎誠恐兵革一動中國昆蟲草木皆
不得休息矣上大慚罷曰語京曰北事休做祖宗舊
盟違之不祥京色變其議遂寢契丹既衰宰相王黼
復爲兼弱攻昧之言以動上心洵武復從容爲上言
曰自西方用兵禁旅減耗近差郊祀立仗人不能足
歟使天下常如今日治安固無可言設有風塵之警

可爲寒心上爲之動容因動上宜保境息民謹備自
治無敗邊舉王議言當兼弱攻昧臣獨謂不若推七
固存也方今非獨兵勢如此而有財用匪乏民力耶
敵人皆知之無敢言者臣今取諸路廉訪使者所奏
去年兵食實數作旁通冊願陛下置之御虛暗賜御
覽則天下虛實可知且與強女眞爲鄭執若與弱契
丹乎議復中止朱勝非秀水間居錄日政和末知雄
州租請奏契丹飛發燕雲之兵燕民亦叛有董寵兒
者率眾爲劇寇契丹不能制棻京時領三省事儀肆
一切之功遂招寵兒許以燕地王之寵兒上表自號
扶宋破壽大將軍董才後歸朝賜姓召趙誦者是也
乞遣兵爲援期取中國故地京大害乃吏戌朔方陝
右之兵命江外州軍製袍帶欲以冠帶新民鄧河武
子常制樞密院爲京言南北通好久矣令信一叛虜
之言而欲敗百年之盟不可京不聽是時童貫以太
師樞宮境絕邊事河武又爲貫言西北虜勢強弱不
同度我之力能制彼平恐兵連稱結卒無己時貲亦
不聽河武乃疏伐燕利害二十七條名日北伐問目
皆有注其一云出師之名注云恃此盟誓百年不見
兵華絕之必有名以分吾兒以告敵國餘類此又錄
趙普諫太宗北征疏同奏皇上顏嘉納北議爲之殺
至宜和初竟出師矣董才者易州遼水人少貧賤流
卷果敢號董寵兒募鄉兵與女眞戰敗績主將欲斬
之才亡命山谷遂爲盜剽掠州縣眾至千人契丹患

其殘賊才諭飛狐靈邱入雲應武朔斬牛欄監軍函
其首來獻政和七年肯嶽軍解潛招之并其黨以編
其表有云受之則全君臣之大義不受則生胡越之
異心上召見董才陳契丹可取之狀甚切賜姓趙名
謝九朝編年備要云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
餘年聞彼之所以開滑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今而勿取女眞卽猩吾不免事之中原故
地恐非復我有于是上向其言東都事略鄭居中傳
居中謂兵禍不可結盟誓不可論是矣而卒與攸黼
輩同受燕山之獎何哉於摩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若居中謂之具臣可也侃壽傳侃濤字巨
諸廣陵軍人傳學能文有梁履舉進士累官至左司
員外郎朝廷義有事燕雲大臣爭屯決策爲固位計
濟獨云云罷監朝城縣酒稅再論茶陵造船揚有詩
文號雲陵集通考玉谿集二十二卷陳氏曰左司員
外郎承嘉說壽臣濟撰其父始從居廣德壽大觀三
年進士燕山之役誦言其非以沮軍罷讀備州茶陵
以死年三十九呂居仁志其墓留吉文爲作集序
又知湖州葛勝仲與韜連姻亦與書日天下無事則
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
天下至於危也奏九朝編年備要葛勝仲顯謨闕待
制又宋史葛勝仲傳知渦州時羣盜縱橫贊福諸郡
勝仲修城郭作戰臨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飢
發官廩賑之民賴以濟又通考丹陽集四十二卷後

集四十二卷陳氏日題讀閣待制江陰葛勝仲曾轉
撰紹聖四年進士元符三年詞科洪慶書序其文宵
所謂絕郭天信拒朱勵懇盛章而怒李彥者蓋其平
生出處之略也再知湖州後遂家焉孫鴻慶序略日
公中宏詞第一時天子輯瑞應蒐講彌文報禮上下
西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勳大臣表賀皆出公手
環奇英麗獨步一時公鄭交
譽屢還擢大司丞遂贖法從
又時謀者云天祚有亡國之相或言陳堯臣登科爲
書學玉舖萬堯臣使勇繪天祚象以歸且以喜相法
言之亡在且夕弁圖其山川險易以進上大喜擢堯
定爲右司燕雲之役遂決原注啟燕雲之役者初則
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方亦可圖繼而趙頁嗣來
歸獻以取燕之策徽宗如之何而不喜六豈知天下
久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爲金人所笑遂亡而中國
之憂始大矣案九朝編年備要云飢擢堯臣右司諫
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
決堯臣復遷至侍御史
又躬耕籍日象東都事略是年二月庚辰詔行籍田
改元九朝編年備要係之正月不云何日宋史本紀
十朝綱要俱係乙亥王海卷七十六所載與宋史月
日同注云會要二年亡月詔日歲二月己亥躬耕籍
田當考
與此異

又二月朔改元〔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丑朔宋史東都事略本紀十朝綱要俱云庚辰改元庚辰朔則初四日宋朝事實二月三日改宣和元年　武英殿原校云宋史重和二年二月庚辰改元考是年正月戊申朔則庚辰為三月三日原本誤作三月一日今改正然據此書係二月朔改元亦與宋朝事實原本作一日同也陳桱通鑑失載是月改元又考九朝編年備要云上之改元重和也右丞范致虛言此號契丹嘗稱之蓋虜先行重熙年後主名隆禧其圖中因避而稱重和遂復改焉宋史本紀云易宣和殿為保和殿楓窗小牘卷上云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蕭鸞離合後周宣政為宇文亡日同

又二月皇后親蠶詔建蠶宮蠶殿〔案〕九朝編年備要云親蠶於延福殿又云政和初詔建蠶宮親蠶殿以無數為名紀事載建宮殿之詔在政和閒是時宮殿己成治行親蠶禮疑此書誤譌詔建二字也東都事略亦但云是月皇后親蠶不言詔建宮殿宋史本紀云甲戊皇后親蠶玉海卷七十七云政和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度地作公桑蠶室其親蠶殿名曰無斁宣和元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后親蠶於延福宮注云築採桑壇繭館織室服用鞠衣

又童貫遣劉法進兵攻統安城法以爲不利貫迫之而行士卒陷沒者二十萬案宋史本紀己未劉法敗殁震武軍受圍十朝綱要三月童貫遁熙河路經略使劉法使北取朔方法不得己引兵出塞至統安城爲賊伏兵所擊法死之士卒陷沒者十萬賊勢益張乙丑遂進圍震武軍九朝編年備要云貫更以捷閒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不敢言陳徑薛應旂通鑑俱云三月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强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中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飢馬渴死者甚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峗守兵見追之急墜崖折足爲一別膽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法名將既死諸軍悔懼貫隱其敗而以捷閒察哥見法首測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遊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灌等赴之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閒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宣撫使司以捷閒受賞者數百人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矣

又夏人寇邊貫以鄜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破之於震威軍案震威軍東都事略九朝編年備要俱同宋史本紀十朝綱要陳薛通鑑作震武軍畢通鑑作靈武軍宋史本紀云四月庚寅平其三城五月丙辰敗夏人于震武地理志震武城政和六年建築古骨龍城後改爲震武軍東部事略本紀云重和元年正月庚戌童貫帥師與夏人戰於割牛城我師敗績熙河帥劉法死之西夏傳亦云重和元年貫出師收割牛城王師敗績大將劉法戰殺貫以种師道劉仲武劉延慶將兵至蕭闕取永和砦割踏砦鳴沙會大敗夏人而還今此事實在宣和元年而東都事略乃係之重和元作恐誤也又何灌傳云童貫自歷原謀西入賊兵大集統安灌率諸將擣虛直取之會劉法敗統安陷于虜賊圍震武權解闈猶生逕留罷知州事种師道傳云以都統制與毀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闕夏人棄永和割踏兩城而遁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宋史劉給傳劉法死夏入攻震武給攝師鄜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十朝綱要云夏人久圍震武童貫至熙州調涇原秦鳳兩路兵往援又徼寵右同都護辛叔詹熙河統制何灌選精銳直趙震武又命蘭州兵深入取水疲蓋朱朴龍三城賊間教兵大集丁巳解圖去又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案遼史不書金史與宋史同九朝編年備要又云赦陝西河北十朝綱要載

三月己巳手詔日食定數之常今太史奏正陽之月日當食宜令有司檢具故實以聞四月丙子朔日食不云曲赦惟己亥日蝕曲赦陝西河東兩路恐亦不因日食故也

五月案宋史本紀作五月丙午朔四史朔閏考同庚戌詔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已賜田產房廊道業並割付本宮掌守置歷支用更不隸州縣掌管所有前後已降指揮更不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食貨志政和七年詔內外宮觀舍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徭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

丁巳御筆手詔釋氏改服異名盡從華俗不廢其教僉然成風然習之者不知道妙未稱一道德同風俗之意今後應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法其德士宮觀知副以上職掌有闕非試中人不在選舉差補之限其德童遇試經撥放並習混元道德或靈寶度人一經庶人無

殊習道通爲一以副勸獎之盛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案隋書經籍志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覩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辭析之自天眞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懸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至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僊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

紙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縣以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衆齋者亦有人數之限籙尖人於縣籙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慈咎吉白神祇書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齋敷之外有人者並在縣籙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講焉而又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滿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麵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袁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教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殺金丹玉齋雲英之之淬設之法不可彈記云自上古皇帝帝譽夏禹事符並遇神人感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開馬推詳處迹漢非諸了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其大旨皆去健美篇沖盡山已無上天官管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角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及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是羅代之際弘景取圖藏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神恩遇甚厚又撰登眞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示畢帝合弘景試合緑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寫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儲自上章朝士受道者厥三哭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

武世居吳興故亦奉也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
云嘗遇眞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為天師而
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
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
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之玄孫授其圖籙
眞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
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
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
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
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
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
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等
八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
更置館宇選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
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
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眾其
所講經由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
餘眾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
信例皆後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
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靡費不可勝紀竟無
效焉通考經籍考神仙家度人經三卷晁氏曰元始天
尊說唐志有其目古書也神仙之說其來尚矣劉歆七
略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為錄其後學神仙者稍稍自附
於黃老乃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姓樂名靜

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祕道授諸仙謂之開劫
度人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即其紀年也授其道者漸至
長生或白日昇天其學有授籙之法名日齋有拜章之
儀名曰醮又有符祝以攝治鬼神服餌以蠲穢濁至於
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煉變化之術其類甚眾及葛世
寇兼陶弘景之徒相望而出其言益幟于世富貴者多
或焉然通人皆疑之宋朝修道藏共六部三百一十一
帙而神仙之學如上所陳者居多與道家絕不類令於
其開取自昔書目所載者錄之又麓而爲二凡其說出
於神仙者雖題曰老子黃帝亦皆附於比不以名亂賞
也若大容成之術雖收於歆輩者以嶹紳先生雖言之
特部去不錄困學紀闡卷二十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
示壽之號後開甄鸞笑道論曰古先帝玉立年無號
石漢武帝始進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集證
元始天尊度人經元洞玉律龍蔭延康恥恥億劫混沌
之中溟洚大梵寥廓無光赤明開圖運度自然上陽子
注云東方得九氣以分大境劫號龍漢南方得三氣以
分天境劫號赤明中央得十二氣以分天境劫號上皇
西方得七氣以分天境劫號延康北方得五氣以分天
境劫號開皇東坡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讖按道家者流
本出於皇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
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
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上言乃有飛
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戊午御筆〔案〕字原脫今補入御禁以二月十五日眞元節集眾爲金仙涅槃會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都城水高十餘丈水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拭床榻睹若大犬蹲其傍質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的遂爲作坊兵眾取而食之都人繪之若世所畫龍蹄蒼黑色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後十日水至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覷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日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爲多自西北俄又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絶迨曉乃止〔案〕東都事略本紀趙與時賓退錄俱云三月京師大水九朝編年備要宋史本紀五月丙午朔有物如龍形見京師民家是月大水犯都城西北有赤氣亘天十朝綱要亦係之五月俱無三月大水事宋史五行志載西北赤氣數十道犯紫宮北斗係之四月丙子夜九朝

編年備要云水之作也宰相相率出郭觀之水已破汴隄諸內侍以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上憂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治之或請決汴南河以護宮城者恪曰水張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詔府界監司募人決水下流遂由城北五丈河以洩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六十載未嘗有變今城面巨浸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炎非易禦必有稍弭之策望陛下斷自宸衷詔廷臣各具所見而採行其說濟危圖安以答天戒又乞直前奏事庶盡狂瞽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卽非災異忠言議論未始不求豈假天災然後降詔綱挾姦責直送吏部與監當尋又降二官與遠小處時上命唐恪治水恪卽日乘小舟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未幾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社獲安卿之功也恪懷出疏曰水陰類也至犯城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漸警告陛下乎願垂意於馭臣都遑文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上嘉納之宋史五行志十四云水犯都城自西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數日城中井皆渾宣和殿後井水溢蓋水信也至是詔都水使者決西城索河隄殺其勢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遂壞籍田親耕之稼水至益猛直冒安上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渠將溢於是募人決

下流由城門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濼乃平明李濼汴
京畫賾載李綱論都城積亦為害蘇臣伏觀陛下以
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都筆處分遣官
固護阸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舉感焦勞出盡防患
之理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
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射調郊外竊
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浸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
深廣漏捍後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
氣恃雜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
風雨行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眾謀
之時而羣臣竭智勠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
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
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於國危
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
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
眾智協眾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
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倚陛下天地父母之恩
視加議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循國家之急
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
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
聖意之萬一宣和元年六月上時為起居郎又載李
綱論都城積水第二疏臣近書奏請以水潦為患乞
賜燕聞數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問門傳
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實

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戇孤立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遭浸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自干畜遲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怨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有於共水方割之時有嘒杏之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轉災以爲禍易診以爲和此古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猝人心惶濯遠遷震驚仰賴宗社之甕陛下睿算之審屢降御筆慮分疏導已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羅其災而都城無虞人心漸定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謀究利害增其固防寅念天戒益以脩省不可忽也臣愚戇不拱輒復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宰察臣恭惟國家下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險阻而都城以西京素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淹不能呑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塞疏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能接連城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覩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制其衝意謂以數例之城而拒方至之水

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隄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
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清如
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蹕侔蓄謀寶而卒不能至
城下者有隄以為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敢至都
城之南則經抵護龍河者無防以為之阻也為今之
計莫若拒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
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適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
急此則弱其勢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
所特以為固者岸埽緊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
苟備護衛之卒散於抽蓋備禦之講耗於轉易河嘗
隄防日竣月制拆不加惟如廣武埽其距請汴養百
餘步去冬危亦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
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處乎夫以防澤積
水暴集之患備可驚駭大河之勢可不為之深慮
哉臣愚願擇深都河事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
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存留兵卒餞積用敢有
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則固河防之策村也今茲積
水之來衝自決蕩中牟此都城散漫議甸之邑淹浸
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計今又決其南以
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往於相之境疏汴渠之
下流於陳則數千里之內被其患矣陸下惻恒
夏降詔濟德意甚厚臣悉稿慮州縣監司未能
悉奉行願詔諸路災傷猶分今年秋租並與彌
免過之後也安集民居借貸賑齎務令復業無使失

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道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
江淮活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頓陛下聖慈以六路
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遲也然州縣蘄
條祭糜匱乏迨今未復令饑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惠
矣何以堪之臣恩願陛下斷自闕吏凡營穡工役花
石欄運有可省者悉合蔵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復國
冊侍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且裕民豐財莫此爲大
臣所羽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之
水盜之患歡化行習俗美而須聲與是爲太平治之
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椿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
民之備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侵多仰食者衆
歲以侵耗遂至彈竭今國計所仰者竊東南六路籌
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早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者靜
以恩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尤食者
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罷幹官吏廣行收糴
別項上供以充封椿之數歲歲一如祖宗借須而後
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此懷懷也養
兵足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
六者皆當今之要務籲臣智識淺陋文字荒疎言不
足以達意惟陛下裁擇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
採錄望與施行臣比者嘗獻恩計伏蒙聖慈寬假未
賜鈦鈹之詠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
務饒之言有補萬一宣和元年八月上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九　新昌陳　謨輯注

徽宗

宣和元年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六月丙子朔戊寅呼慶等至阿骨打軍前阿骨打及黏罕等責以中輟且言登州不當行牒呼慶對本朝知貴朝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告終〔案〕原本訛苦終今據北盟會編訂正因遣慶與貴朝使人同行欲得早到軍前使人既死故權令登州移文奔走前來非有他故若貴朝果不與契丹通好即朝廷定別遣使人其議阿骨打不聽遂拘留呼慶凡六月呼慶數見阿骨打執其前說再三辨論紛拏累日阿骨打尋與黏罕兀室議復遣呼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吾家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以遣使人報

聘晉欲交鄰耳暨聞使回不以書來而以詔詔我此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此尤非禮足見劉慥本欲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或仍用詔決難從也且遼主前日遣使來欲冊吾為東懷國者蓋我家未與爾家通好時常遣使人求遼主令冊吾為帝取其鹵簿使人未歸汝家始通好後既諾汝家而遼主使人冊吾為東懷國立我為至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備又念與汝家已通好遂鞭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國守兩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汝可速歸為我言其所以阿骨打遽起翌日呼慶辭歸持其書來云契丹脩好不成請別遣使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契丹國志載天慶八年即宋重和元年秋女眞破東京黃龍府咸信蘇復

辰海同銀通
餘州各有和
假貸收息二
嘗支用至是
攻異云金史
子宏來聘宏
慶至耳金史
誤書今不取

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
羅倉依龍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
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頃雖累歲舉兵未
女員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畢通鑑
太祖紀天輔三年六月書宋使馬政及其
即擴聲之詔也案先是馬政已報行獨呼

甲申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
君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陳氏薛
氏舉氏通鑑云仍行冊命配亨混元皇帝
續宋錯年資治通鑑夏人納史詔六路罷兵初夏人
恃橫山諸族善識故用以抗欵國政和以來合諸路
兵出塞進染遂得橫山之地中國失所恃乃因遂本
納欵請和且以誓表進許夏此未有也案宋史人
紀孫六月己亥日十朝綱之前六月已卯日九朝以
年備要云初夏國恃橫山要條帳强勁善戰故用編
抗中國慶歷閒姚嗣宗首諸族橫山之議范仲淹以
之既元吳納欵元豐中發收亦以為言故與州用
之師王師失利李憲始种謂桀之議神宗厭兵不
克行貫本出李憲之獻進憲志政和以來黨諸
路兵塞進染遂得門欲承夏人失所恃乃合遼
人納欵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地前所未有也己而因夏

使來賀生辰授以誓詔不受貫莫能屆但嚴迫館伴使強之去及境遂棄之延安師取以上貫始大沮祖宗法屬羌不授漢官有功只于番官上還尊而傳祿不甚留弓箭有定土而得保其鄉聖墳慕禁軍逃亡許蒔數而不敢遊難至童貫爲宣撫引屬戶至有爲節度使者舊弓前手皆從居新邊禁軍逃亡者許改制別軍又擇諸路精兵制勝捷軍以自衛夏人納款兩邊備軍法自貫壞矣薛應旅通鑿云夏人之納款也董貫因開右既用實諷之使來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留但迫管伴疆之使持還及境弃之道中貫炎得而上之貫始六且尋加貫太傳封涇屬公時人稱衆京爲公相貫爲媢昌玉淳巻一百九十四崇寧二年先事於青唐三年夏城部書以爲西寧州冬誘僞王子趙懷德降獻於闕下大覲二年救溪可城以爲債石軍收青歲川以爲洮州攻和六年築震武軍德威城鎮安城七年築制戎城宣和元年舉國來宼上用不敦乾順款塞請命有詔班師九平青唐壯番全國建州四軍一關一城六寨十堡十二收復夏國地數千里築軍一城七寨五堡壘二十四繼遷盜靈武歲在壬寅今歲復壬貢適百有二十年夷狄之數極矣命王安中崇定功繼伐碑御筆賜名宋史劉黠傳夏人來言頓衲款謝皐皆以爲詐齡日兵與累年中國尚不支況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墜故款附以圖自安此

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桀詐，請會兵乘之。韐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韐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邊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考，七月乙巳朔。】丙辰，御筆：「蔡絛向緣狂率，驟黜幾年。蔡京元老，勳在王室，未忍終棄，可特與敘舊官，外與宮觀，任便居住。」既而京言敘不以法，乞賜寢罷，詔候過大禮取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容齋續筆卷四：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兗州陞爲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纔二年而轉十官者。令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卽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八月乙亥朔)丙戌御製御書神霄玉清萬壽宮記其略曰蓋嘗參道家之說獨觀希美之妙欽惟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體道之妙立乎萬世上統御神霄監觀萬國無疆之休雖眇躬是荷而下民之命實神明所司乃詔天下建玉清萬壽宮以嚴奉祀自京師始以致崇極以示訓化累年于茲誠忱感格高厚溥臨屬者三元八節按沖科啟淨供風馬雲車來顧來享震電交舉神光燭天羣仙翼然浮空而來者或擲寶劍或灑玉篇駭聽奪目追參化元卿士大夫侍衛之臣悉見悉聞嘆未之有咸有紀述著之簡編嗚呼朕之所以隆振道教帝君之所以眷命孚佑者自三皇以還數千年絕道之後乃復見於今日可謂盛矣仍令京師神霄玉清萬壽

宮刻記於碑以碑本賜天下如大中祥符故事摹勒立石以垂無窮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亡名氏宣和遺事政和三年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曰玉津園若有樓殿重複此是何處攸即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細覘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又曰卿還見人物否攸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陳桱通鑑亦載此事并又云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眞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宣和遺事又載政和四年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至郊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順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爾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復鈔旁定帖錢初元豐中議者謂民之貿鬻輸納賴官爲之據官錢以利其入遂有所謂鈔旁定帖錢至是諸路争爲應奉花木事轉運李譓請復其法然息不過得利三分而朝廷許之（案）治迹統類云時監法已壞王甫命州縣設限立額給鈔數給與一戶如一戶給十鈔其后遂至計

口而給家至戶擾雖嬰兒不免通考神宗元豐時令民有交易則官爲之據因收其息徽宗崇寧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大觀二年以出賣鈔旁息錢事涉苛細罷之政和中應奉事起乃復行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帖錢除兩浙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拘收與發運司充糴本宋史食貨志上宣和元年以左藏庫虧役一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別造都籍催轄司太府寺左藏庫互相鈎考以絶蠹弊九朝編年備要載社言本路所收約數十萬貫以此給應奉自可足用令爲蘇杭兩處守臣以御筆拘去而本司所置花木并御前物色須上項錢無幾不侵經費從之明年七月詔江浙湖廣福建鈔旁定帖錢並令漕臣拘充糴本錢輒乞撥者以違御筆論靖康初罷之

九月案宋史本紀九月係甲辰朔兩史朔閏考同乙卯曲宴保和新殿過玉眞軒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其詞略曰玉眞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眞軒內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臣即題曰

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人自謂得見安妃矣既而但畫像掛西垣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眞軒檻暖如春（案如元誤和據九朝備要改）只見丹青不見人月裏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眞須臾中使詔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況姻家自當相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進前再拜叙謝妃拜臣又拜云云（紀事本末）

卷百三十一（案）宋史本紀係甲辰朔日九朝編年備要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略曰與脩召臣京臣瀛臣伏臣偲臣楷臣貫臣仲忽臣熙載臣攸燕保和新殿臣緒臣脩臣偉臣行臣徵臣術侍賜食文宇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朝于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酴醾洞至太寗閣登層巒琳霄褰風垂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叢檜已森陰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閣列古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尙古鑑古作古訪

古博古秘古諸閣上親指示殿爲言其槃抵玉林軒過宣
和殿列柚軒太眞閣疑眞翠殿處闕賜茶全璧高百尺林
鑾茂林倍於昔留過乃題瑤不瑤崇落峭成眞殿乃出瓊
恭殿中使傳旨見閣翹題縱不知賜茶全眞成深頃之交
加午有陰恩許塵閣乃時荔黃橙錯在密雲林檜竹就後
坐女童樂作坐留上時圓五少休身柑五閣布列前保逸
命文詰剖橙分香且酒閣行子使金至相眞軒軒在琢保
祁西南燕卽間賜妃粧閣命臣傳詔日玉閣酒酌保和安
輿眞軒內見安妃妃詔到臣卽闕禱旨薦雅燕題曰見軒檻
新麗秋暉詔安妃且到臣綺闕于成人臣卽謂得軒姑射
妃既而但掛許塵凡垣臣月裹以是謝奏自玉眞有詩
媛春卽見丹畫像西人月玉華姮詩終有曰鑑中上大
末眞須臾中青未見至孳玉得拜上持詩根因鄉無不
姻自應相見使傳旨曰已可勸大望故有以詩請禮侍
笑持大献臣酒命葭妃使進再坐師臣敢以曰詩鼓御奏
報是持瓶酌授使妃以教水調勸徽女因進曰詩暮臣無
奏樂作藺注酒楊州上以曰不醉無酬交童去日觴酒行云
日勸聖賜陵王安上口號二句問歸更鑑送作且進餘句哲
算忽憶紹不敢燕久歲不記上曰朕鄉勸鑑以否告假不
何臣臣所聖養也問所以告假對日是時有疾疾之疾後
宗日宜和進也因承旨有推句云臣紅蠟負薪寒食令
果至燕閣宗日蔡不赴臣講日臣採青歷思於己
絮清屋微閻不可不臣句記一字華往藩邸
二十年陛下語及方省矜鼎然不記一字陛下藩邸己

知臣蓋非今日臣豈勝榮幸上輪指曰二十四年矣臣曰臣左右兩朝老無毫髮報稱上曰屢見哲宗道鄉但爲章惇輩沮忌朕時年八歲垂髫侍側一日哲宗默然若有所思問曰大臣以爲不可紹述朕思疑之對曰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疑之有哲宗駭曰是見大臣知如此出是劉摯呂大防相繼斥逐紹述自此而始臣曰陛下曲燕而追維紹述非特臣幸天下社稷之幸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宴樂非酒殽而已二哉五籌眾前奏日請罷始退

癸亥上幸道德院觀金芝之由景龍江至蔡京第鳴鸞堂賜京酒京訴開封尹聶山離間事山即坐絀案聶山東都事略宋史傳俱云聶昌撫州臨川人也舊名山爲開封尹復爲戶部侍郎山本與王黼善京惡黼山爲謀所以傷之者反爲黼所中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德安府未幾落職提舉太平觀今據是聶山坐絀實由蔡京也蓋聶山兩爲開封尹宣和年先因蔡京而絀靖康年復因王黼而繼傳特詳於後而略於此耳京作鳴鸞記以進其略曰上曰今歲四幸鳴鸞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大幸其千載榮遇鳴鸞固卑且家素寠無具

顧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為卿從容云云紀事本
末卷百三十一案讀宋編年資治通鑑道德院生金芝上幸觀
焉遂由景龍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叔妃從上日今歲
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
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以偉向主而彼最親幸上時
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
婦上壽請對而肯從稚子奉衣挽留而不部又曰輊車
小輦七影蕭幸郎報傳之四方初上之微行也外人尚
未知因京謝表乃盡鄰彼進見無時便辭趙走或塗抹
青紅履雜旅儒多道市并淫蝶讓淚之語以盡上心事
朱氏出入禁首彼加開府子行領殿中監寵信頗其父
京矣婚放嘗勸上日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
狀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若上緋其言遂微行都市妓
館酒肆不皆遊幸正字曹輔言上微行之失編管郴州
政和以後上輕於出入巾畏及衣服獨喜同臣燕貫欲
焉期門之事而苑圃皆為白屋不施五彩多為村居野
店又聚野歡廣宸篤鵠禽鳥數百千蹄跡徧滿苑留宜
和閭都下每秋風夜都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川澤陂野
之閭識者以為不群又名臣言行續錄云曹輔字載德
南劍沙縣人宜和初車駕輊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
者公為正字微然上書登日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
審問太宰余深日小臣敢論詩大事公曰臣有小太愛
君之心一也深日如言胡虜起於彰下無乃太峻否日

小臣言不徹切無以感悟至尊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公曰茲事里巷細民無不知者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旨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惡其侵己令吏從公受詞公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詞再卻之卒不易其語以聞上令與遠小監當既而獨管補州又亡名氏宣和書事云曹輔表云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於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爵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上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肅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之輔百官之職恩澤所以昭褒勸之恩刑罰所以示懲罰之勇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爽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韓千金之子不闕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為輕者賤者所輕其身也臣近親邪傳臣京有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為陛下之眷臣京為不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為親宗惜乎陛下一衆動之重輕是萬姓休戚之所奇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為生靈念乎近闕有賊臣高俅賊臣楊戩乃市井無藉小人一旦遺遇聖恩巧進佞諛黃盤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於娼節事迹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優下賤緒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陛下尊為天子深居九重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信匹夫之議邪寵幸下賤之發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曰與服微行宿於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貽笑萬代

陛下可不自謹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重皇帝夜幸趙
普私第之事以盡憾聖聽爵不念藝祖皇帝創業之初
每思一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所以焦心勞恩出與大
臣謀進取天下之策非爲私行也非爲荒蛭也臣所顧
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侏楊識翼逐於外親近端人正
士改過遷善思藝祖皇帝創造之艱難逃列聖守成之
先志保重聖躬仕絶遊幸祖宗之望也鉞覆之幸也生
靈之福也臣自知冒賓天威自分身齋斧鉞但使陛下
幸聽愚臣之諫則臣難死猶生也伏取進止徽宗嘗引
微行之時自道外人不知及覽曹輔所奏自覺備愧特
降敕將曹正言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小官何得僭
言朝廷大事輔正色戈之日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余
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知其微行動息輔引蔡
京輕車小蕃之語爲證時王輔正與蔡京不和欽因此
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將曹輔罷正言編管郴州居任
有諫議大夫張天覺續奏云曹輔心在愛君言甚竄直
陛下不能優容遠加竄逐倘陛下文過遂非再信議言
微遊妓館則忠言紼舌不聞於上萬有奸邪臣潮之情
陛下悔之祝矣徽宗曰賴卿忠嘉得闕諫論吾知過矣
行將改之天覽回奏陛下倘信微臣之言痛改前非則
如宣王因庭燎之箴而勤政漢武悔輪臺之失而罷兵
宗社之幸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
之分顧陛下念與不念何如耳徽宗退
朝後果是不敢微行出外別宿一宮

丙寅蔡京奏臣伏蒙聖慈以臣夏秋疾病特命於龍德太一宮設普天大醮又親製青詞以見誠意至日臨幸醮筵別製密詞親手焚奏仰惟異禮今昔所無殞首殺身難以仰報云云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玉海卷一百載政和八年著雍閹茂之歲太一臨乾維建北太一宮於龍德宮後直都城之西北陽前殿日黃祕次日統元神既殿門日黃祕之門門東設祕殿奉神霄仲冬上幸藏事又卷一百五十入載陛詔之北太一宮記日臣禱惟皇帝陛下修誠忠祀祇奉上眞登秩薦穀昭備典養乃政和八年戊戌之歲龍德太一宮告成宮直都城之西北隅實龍潛之舊歸也仰摹宸極一新祠庭前殿日黃祕之殿次日統元之殿次日神覡之鷖門日黃祕之門高眞象設大序分布穆宇鬱轉黃俑飛鸞棲金浮翠蔚致幡嗅遠而望之祥建佳氣若輿慶霄連援上下既成鑾輿幸焉躬執薦告之禮訴爲蒼生致福已而敷大宵於天下又詔儒臣爲之記而臣淺廼得以筆札待罪辭不濩命謹拜手稽首而言日業宮深嚴天極當中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太一蓋天地之最貴香也列宿森襆五情密輔天一犀鋒終旗晻暖都搖左麾攝提右機陽魂跉總上下承臨爲一爲九稱號臨異冥樞恍惚靡得測知而五福太一者其十暨之一

也運行有時數犬含有分野直其所臨之方則諸福往
集歲穫民阜兵寇寢息蓋上天宇佑下土以助有天下
國家香致福於斯民也我宋之輿太宗肇建宮於東郊
仁宗復立宮於西郊隨其遷夾以昭奉事逮神考在位
則又迴致中都即都城而立宮焉然則禋宗致福斯民
之意概可見矣今陛下嗣服膺統而著雍闡茂之歲太
一適臨於乾維是歲天道多在西北元命之辰興王之
地適然契合新宮之成眞莫之慶雁禧繁社是降是
集天于萬年于孫于億神靈應如此其意罔可默論
矣抑臣嘗請乘時任數集福聖躬者太一之福敷錫
於天下無東西南北之異者陛下也作新館御飭躬修
欵意於均福生民所謂數錫之於天下者是已德意
所在不待戶曉而人皆知之顧臣爲記以萬世亦
不雖此抑臣又嘗聞周家文武君能下詔言成其
政時歸美之詩日俾爾單厚俾關多益繼之文武
之其說以爲文武不自厚而福下故爲天下所厚不
自而益下爲天下所益福祿來歸文固如不得而
辭也今陛承太一服地其得福祿亦當天保所
賦臣於此能復贅其致矣又王俊記日臣稿惟皇
帝下以聽睿晢之資撫方夏逃恩厚澤育海
嗣若小罔不受賜顯者固已措諸政敎以福天
下於高眞貴神數佑儲社豐衍穰簡大被於黎元
告欲崇而不意也比者太一適臨乾維揆景相方
聿求爽增用俾館御之嚴厥有迷壽吉謫休福所萃之

地是爲龍德上意既定有司伻圖斤工墨師勸力不怠粵政和八年宮告成飛宇承霓壁門洞闢祕殿中歆夫舍序列金碧爭輝像設其嚴肅若威神之在涓日之吉鑾輿臨幸儼恪肅恭精意昭格己而大啟黃祕門俾都人士女咸得肅心注目以祈福靈稚耋蓮塗騈肩以進歡聲協氣充塞穹寰厥惟盛哉有旨命臣爲之記臣以儒學遂述搢紳洪筆待命臣之職也諱敢以蕪額爲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惟星經具載天象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太一中居五星環拱是爲天神之尊漢人謂天神尊者太一其佐曰五帝盡得此也初說者謂貴神有十而尊曰五福還從有常奉四十五歲而一易靈游所直之方祥慶騈集雨暘時敘農扈寔豐民物阜康無或疵癘由是太宗仁祖即東西郊建宮詔神宗迎致中都奉祠益謹三聖述作所以揭虔安靈曲盡其至然建宮乾維實有待於聖時肆眞主纂服繼獻益然祠事郊禮廟享既肅既祗乃新是宮以篤朱祐春維是宮昔爲龍潛之藩今爲上眞之宇昔爲膺籙受圖之地今爲延祥集祉之宮告成於戊戌實元會之歲也直都城之西北隅寶照臨之方也神謀人事不約而同垂億萬年承集純報然臣伏觀皇帝體道觀妙與神爲一爲福爲祉在我而已然則作新殊廷寅奉上眞凡以爲民祈福者不得不然也臣愚陋誠不能窺見聖德然嘗讀洪範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臣愚幸親見之又趣與時

賓退錄云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

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辨一事姑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日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淦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使宣召是時得一方大郭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沖妙大爾主龍德太一宮授丹林郎靈素之進亦綠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宋史張翁傳時蔡京當國求普訓子弟者翁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翁薦翁再三蔣不獲遂卽館京亦未暇與之接翁嚴毅聾拔意度宴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日嘗聞先生敎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翁曰天下破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徐有善走忠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日先生心恙京鬢然曰此非汝所知也郎見翁深語翁據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心容問詩翁曰宜亟引者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敘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京因卯其所知以楊時薦於是召時陳程通盡十二月召楊時爲祕書郎時南劾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起以師禮見頤于頤昌相得甚歎其歸也顥日送之日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後歷知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攻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問逵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曾蔡京客張翁言

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亟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覩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御筆禮制局親蠶典禮并修立儀注重修鹵簿成書累年未成推恩吏部尚書蔣猷國子司業馮躬厚各轉一官保和殿直學士蔡絛蔡脩並各落直字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藝文志三宣和重修鹵簿圖記三十五卷注蔡攸等撰困學紀聞卷二十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修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翁元圻注云景祐年無五年似誤長編仁宗寶元元年十一月乙巳南郊禮儀使宋綬上鹵簿圖記以天聖六年上至是又增飾之耳

十一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十一月癸卯朔辛亥蔡京奏乞以神霄玉清萬壽宮觀玉真王所說玉嬰神變妙經刊印頒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壬申放林靈素歸溫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偁氏編年十一月敕道士林靈素

錄溫州靈素溫人善妖術輔以雷公法常往來不遷于
宿亳淮泗乞食諸寺華僧薄之至楚與惡少相殿擊訟
至府廷通判石沖閣之意其輕便僾捷脫之置於館問
吐納撓宋飛神之術攜至京師引謁蔡京致見上靈素
因大言謂上賓長生大帝君蔡京乃左仙術靈素乃褚
藝於是上喜之建寶籙宮於京城創神青宮於天下置
道學改寺院僧尼至是京域大水上遣靈素上之不驗
靈素又嘗衝太子節不遷太子繫之訴于上竄遂厭之
途去蔡僚云都城大水冒城將人靈素與諸道士爲法
事巡行徜徉于城上役夫數千爭舉挺欲擊殺之靈素
走而得免上聞始不樂靈素又與宦官近倖分黨爭敵
上惡之勝于神青之殿其繪像所日褚慧罪惡不恔帝
命削其還秩降為下鬼焉因逐歸其鄉郡特差冱端本
通判溫州而監察焉靈素去乃以廢釋氏事歸之釋氏
旋復因各使納錢為批度隳得再披剃幾百萬緒久之
上復思靈素使道流保明欲再召入釋氏大懼而靈素
不知何故忽死矣端本乃以靈素遣表上之日靈素下
盈死矣是時上益厭方士迂怪姑爲際而己且知其徒
多妄作乃稍正于法末允而亂云案東都事略併入乙
卯日事陳氏薛氏通鑑二年正月甲子能道學林靈素
有罪放歸田里與此年月日俱不合畢氏通鑑攻異引
此注久之上復思靈素云云而以釋氏大懼句作伯氏
大懼且辨日伯氏謂蔡攸也詳條此語疑攸使端本殺
之然今長編原注實作釋氏大懼與畢氏所見之本作

伯氏不同且注語固謂靈素去乃以驛釋氏事歸之釋
氏旋復因各使納錢為批度牒得再披剃是則蠡素召
入固釋氏之患也不必為蔡攸之懼畢氏所見恐不足
擇耳趙與府賓退錄卷一京師大早命靈素新雨未應
蔡京奕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
日天雨以塞大臣之諺靈素請急召建昌單南豊道士
王文卿乃神青甲子之神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鄉
既至執餚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文卿亦充疑神殿
侍晨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賓訪靈素遂捻土燒
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門香氣通真宮來上亟乘小
車到宮見辟間有詩云捻士洞事有因世間宜假不
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焚自呂洞賓京城印行遠
街叫賣太子亦買本進上香遊推賞錢千縮開封府
捕之有大學齋侯青告間駭州士人黃城聘令青
賣送有寺掛招聘兄大福族為僧行間喜改道
故云大斬馬行靈素是外鄉人所為待表乞歸
本貫詔允通真一室及京靜之所常不鎮雖駕
來亦不京遣人得有蔡入帳金所朱上椅桌金
龍香爐具奏請親往素大駕上龍通封宮引京
至開鎖入無一粉壁羅從己京幸恐紅罪又云
宜和元三月京大水當而令中惶同真素登城
治水年水勢不回水窗上能治貴一待事乃天
道二之自太子得奏城不拜之水信也遂遺太
子丞賜御香設拜但非子是夜可退盡京賊之

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欲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閭丘顎乞與據進及與州官親黨詐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哉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竄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鬼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右縱穢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問禪清波襟志念上宣和崇上道數黃冠出入棊闥號金門羽客氣啖赫然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大掛民與廷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容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後駭羅至大中大夫沖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宮編入雜堅仍每選郊恩封對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木毀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漬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靈雷大霖霖肯濁流俄頃郎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未死于溫州未死間先自籍平日錫賚物奇之部帑且爲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實所賜萬歲薛拄杖封空甚固建炎初唯下溫州籍其貲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駝裘丈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爲至此靈素日吾亡命爾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倏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議詐道去異哉

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館開穴深數丈果
得之兩浙名賢錄林靈素字通叟人永嘉人初名靈噩字
歲昌母懷娠二十四月忽夜夢神人緋袍玉帶手執大
筆母腹日暫借此居大日乃生五歲不能言一日有
道譁門請見附耳語移頃忽先笑而語自是縱記茵
言辭成章嘗獨登積轂山得異書於飛霞洞無遊東
京同蘇東坡遊瑞佛寺覽寺記數萬言戳議三遣東
坡稱之入蜀遇眞人趙昇得神霄大法政和年至
京東太乙宮徽宗夢跨白能遊神霄宮會靈罷驗青
牛人覺而異之命知常訪神霄事知常無以應或
以驅進上召問卿何術對日臣知天沖人上見狀
貌夢中所見遂賜靈素號金門羽客黨虛通眞達
靈妙先生每侍宴清樓下見元祐姦碑靈素對
之首上怪問之對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
稽因爲詩日蘇文章何前蔡翻爲示社稷臣三
十來無論黃不是靈上以詩子蔡京皇
愧出是五知姦城及奏請太之發城京拜
是水退上太水將部遷都遊講蔡京致疏
大喉全勿言國遷賜惑聖聽上改釋見諕
毀臣靈卽素妖所覲國門外張再宣教眞
人不拜與還前處屬皇城使劉如晦復官
從歸一戒溫州於夜靈官山題地五弃見
石蛇則我晦曰去鼓撥華曰四尺五
年生浮名薄畢嶸要識神仙舊路中秋月下三十更

時風清月白但聞雷震稽首而化訃闕降勅賜祭詔守
臣治葬劉地果加其言即下棺而走俄雲霧四合雷電
書晦爲亂石縱橫失向所在矣靖康元年欽宗嗛舊事
遺使伐其家忽黑風霜兩百怪出草葬間人不敢動使
者仰天新誦始霽欽宗聞之敬異復遺使降香加
封通眞沖虛如濟眞人有青牛歌見遺文今無傳
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冬十一月乙卯郊案宋朝事實
載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云門下觀會通以行其
典禮允符昌運之隆美盛德而告于神明茲迪精遷
之饗朕肇膺駿命闕守鴻業漁九有之嘉師開萬邦
之壽域兢業克艱于底乂寅威罔忌于求端聿承燕
翼之謀袁對博臨之既屬者道源闢致帝祉疑釐農
扈載謠黍穆報于倉之慶明堂御稱瑽衛褻七政之
齊氏茏欽塞以成賓狴犴空圖而不式棠河顧紀喬
嶽錫符丹闕瓊橐屢下叢霄之髀形烏秀草其昭炎
德之祥永惟弈世之休罔匪自天之祐爰申恁祀比
答眞祺是用測晰籥以迎長備鑾輿而展采羽沐絲
列闕五門豢巍之嚴法駕星陳丕六引旅章之安夙
祇清廟恭祓崇壇擣王藉以奉盛載誕豐年之報濬
宮蠶而修樂用端永命之祈景鏡道邢樂之音嘉秘
薦大尊之齊純精昭格脟鑾潛通月壁星珠紛燎壁
而上徹雲車凰馬欸隱馭以來臨肆均拜胙之禧式
漂滌暇之宥誕揚渙號敷告多方可大赦天下於慨
佑烈祖以格皇天子誰克遹乃訓敍多福而熙純報

邦其承孚于休尚頓輔弼同寅官師贊其謨無爲之化茂隆累洽之圖武英殿原校云宋史徽宗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此條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當在是年又據錢大昕四史朔閏攷十一月癸卯朔乙卯正爲十三日也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六日戊戌呼慶離阿骨打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人有裂膚墮指者明年正月乃至京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十二月二十六日呼慶離金國正月至京師二月四日遣趙良嗣封氏編年以爲二月二十六日至京師三月六日遣良嗣今從實錄詔旨係遣良嗣在二月四日呼慶至京師從金盟本末附正月而闕其日此據封氏編年他書不詳不知封氏何據要未可全信也封氏載阿骨打謂呼慶其議夾攻匪我求汝家汝家再三遣告按初遣登州軍校七人同藥師往不見阿骨打遣回交遣馬政與呼虁但議買馬事元未及議夾攻契丹也又遣趙有閒及馬政呼慶要亦未及議夾攻若果議夾攻則攻子撒自序不應不載兼有開死政止不行寫呼慶見阿骨打何緣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所稱再三遣告亦誤呼慶此番通前番才兩夾耳不可謂三令并夾攻等語削去大抵其議夾攻在趙良嗣始良嗣以宣和二年

二月四日與王褒同往此時猶用買馬名因議夾攻雖
議夾攻但面約耳亦不齋書安得呼慶韓有此議故封
氏編年不可全信今惟取其可信者金盟本末宣和二
年正月呼慶至自女眞女眞留之半年責以中報且言
登州移文之非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別遣人
通好時童貫受密旨欲倚之復燕二月詔遣趙良嗣據
此則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趙良嗣始二年
二月四日以前馬政及呼慶所議但買馬耳奏三朝北
盟會篤十二月二十五日丁酉女眞遣呼延慶回呼延
慶既被留數見國主執其前說再三辨論紛擧累日而
國主與粘罕兀室議論復遣呼延慶歸臨行語云跨海
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議夾攻匪我求酋家爾家再三責
吾家吾家立國已獲大遂數都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
遣使人報聘者欲交結鄰國不敢拒命暨闕使回不以
書示而以詔詔我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差使人
止令使臣前來議事又非其禮足見中輕本欲留汝念
過在爾朝非鄉罪也如見皇帝若東欲結好同其滅遂
請早示國書若依舊用詔定難從也且大遼前日遂人
欲冊吾爲東懷國者蓋本朝未受爾家禮嘗遣使人入
大遼令冊吾爲帝取其函傳使命未歸爾家方通好後
既諾汝家而遼國使人冊吾爲至聖至明皇帝嘗時吾
怒共禮儀不全又念與汝家已結夾攻遂鞭其來使不
受法駕乃本國守爾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海鄉可
速歸爲我言其所以國主遂起翌日呼延慶辭歸持其

書求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復别遣
人通好見六月戊寅日可參攷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　新昌陳　謨輯注